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3.007

# “祖国”:侵略与歧视背景下的 主人公家园丧失

——论松浦寿辉《名誉与恍惚》

陈世华,柳田田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松浦寿辉的《名誉与恍惚》,描写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察芹泽一郎因其一半朝鲜血统和反战思想受日本军队和警察局同事等人歧视、利用和出卖,从而丧失“名誉”和“家园”的故事。在同胞的排斥与迫害下,芹泽对“祖国”日本的归属感完全丧失,在战争中逐步认识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欺骗性和军国主义行径的野蛮性,最终自我意识苏醒,摆脱“他者”身份,寻得归属之地,在多元文化融合的香港走向“自我”重构之路。

**关键词:**松浦寿辉;《名誉与恍惚》;歧视;侵略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046-06

松浦寿辉(1954—),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诗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为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法文系教授,任群像新人文学奖和文学界新人奖评委。其创作跨越文学、评论、艺术和诗歌等领域,作品先后获高见顺奖、吉田秀和奖、三岛由纪夫奖、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芥川文学奖、木山捷平文学奖、读卖文学奖、萩原朔太郎奖、鲇川信夫奖、每日艺术奖特别奖等众多奖项,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广受好评。从其涉及的创作领域和所获奖项来看,松浦无疑是日本当代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其长篇巨著《名誉与恍惚》摘得2017年度第53届谷崎润一郎奖和第27届文化村德·马戈文学奖。故事以1937年至1939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上海为主舞台。主人公芹泽一郎是上海共同租界警察派驻上海工部局的青年警官,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少佐嘉山清威逼,暗中引荐嘉山与上海民间黑帮“青帮”头目萧炎彬会面,事后被嘉山

和同事干留吉出卖。因警察与黑帮头目会面违反工部局警察纪律,芹泽被迫离职,从此开始了穷困潦倒、病魔缠身、东躲西藏的苦难生活。芹泽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为“祖国”拼命工作,却因自己一半朝鲜血统受到歧视并被出卖,不得已“归乡”香港,日本最终成为他回不去的“祖国”。在近年日本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形势下,作品还原时空背景,揭示了种族歧视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对当下日本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 一 朝鲜:源于“血统”歧视之地

主人公芹泽,是一个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一心服务“祖国”日本的普通文职警察,“是一个小人物、不重要的存在”<sup>①</sup>。芹泽的母亲是日本人,而父亲是朝鲜人。父亲在造船厂因意外事故死亡后,芹泽在户籍上被注册为母亲的弟弟,以避

收稿日期:2020-1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AWW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0SJZDA022)

作者简介:陈世华(1973—),男,山东诸城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①松浦寿辉,関根謙:『インタビュー 松浦寿輝 言語が守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日中戦争期の魔都上海を生きる——「名誉と恍惚」の世界』、『三田文学[第3期]』96(131),2017年秋季。

免因身世和血统问题遭受歧视。但事与愿违,芹泽的朝鲜血统并未能隐瞒住,他在日本生活的二十余年,读书时被同学嘲笑、排斥,工作时被同事视为异类。在考取警察被派驻到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任职后,芹泽原以为能在上海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却仍然摆脱不了被歧视的阴影。平日同事的孤立、同胞的公然谩骂已使他麻木,在异国他乡被“祖国”同胞迫害最终令其坠入深渊。芹泽名财皆失后,杀死了出卖自己的同事干留吉,负罪而逃。走投无路之下,在萧炎彬三太太美雨的伯父冯笃生的帮助下化名沈昊,过上了隐姓埋名、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

同事的孤立、同胞的谩骂、军官的利用和出卖,皆是种族角度出发,将“自我”优于“他者”的论调本质化的外在表现。众所周知,从1910年起,日本对朝鲜施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在宗主国日本的威慑、统治和文化霸权之下,被剥夺了国籍、丧失了人权的朝鲜人自然成为日本人歧视的对象,具有一半朝鲜血统的芹泽也难以幸免。“被视为歧视的行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社会上位者的利害关系”<sup>①</sup>,这种“利害关系”首先是经济利益,同时“还包含维持人种和民族的纯粹性、确保体制秩序、保守作为国家的自尊等的观念性利益的关心”<sup>②</sup>。芹泽因具有朝鲜血统而被歧视,这是宗主国日本对其殖民地的歧视,也是维持其所谓“纯种”的表现。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尽快实现近代化,对国民实行统一化思想教育、统一化约束和训练,培养国民强烈的国家意识,并利用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排除‘杂质’,达到‘纯净’”<sup>③</sup>。

芹泽在工部局工作时,并未与其他同事一般被安置在日本人居住区的独栋红瓦房,而是被特殊安排在远离日本人社的市中小公寓居住。芹

泽体会到远离集团生活的“冷冰冰的孤立感”<sup>④</sup>,这使其“不能确信自己归属什么,或者属于哪里,自己像一个迷路的幼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一下子被赤裸裸地丢到了这个世界上”。这种物理空间的隔离,是“祖国”日本的同胞对“异族”歧视的表象之一。语言歧视则是“异族”歧视的另一种表象。由于血统上的“杂质”,共同租界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士兵对芹泽的公然谩骂、户川中尉对芹泽轻蔑的言辞和如同对待牲畜一般的使唤、嘉山背后对芹泽“我国警察厅竟正式录用这种‘朝鲜杂种’”的嘲讽,都是所谓“纯种”日本人对“异端”的排挤和歧视。“一种不断灌输的话语已经不单是‘语言’,而是一种‘权力’的方式,一种植换意义、抹平差异的权力话语”<sup>⑤</sup>,通过对“他者”语言和思想上的排挤与歧视,强化“自我”集体,实现“纯种”日本人的团结,从而形成日本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者’的排斥,将一个氏族、一个教派、一个政党或一个民族的身份绑定,这种排斥同样也是认同快感(‘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也一样’)和野蛮迫害的来源(‘那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我要将其轰走、猎捕或屠杀’)。”<sup>⑥</sup>日本这种“纯种”文化,使日本对“异族”的存在产生厌恶感和耻辱感,而“这两种感情都是在人们之间产生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对他者明显攻击性的原因。这是因为统治阶层会将自身各种脆弱的特征投射到被统治阶层身上,通过厌恶和排斥被统治阶层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sup>⑦</sup>。“纯种”日本人对“杂种”芹泽的歧视,也正是因宗主国和殖民地这种身份差异产生的厌恶感和耻辱感的典型体现,是“血统与土地的问题”。芹泽形象的塑造,是“将他作为彻底的例外、被共同性规则所不能容忍而逃离的存在,是在这个�故事中进行的思想实验”<sup>⑧</sup>。这种“思想实验”,恰恰是对当

①住吉雅美:『日本の差別研究序論・覚書』,『山形大学法政論叢』第3号,1995年。

②住吉雅美:『日本の差別研究序論・覚書』,『山形大学法政論叢』第3号,1995年。

③住吉雅美:『日本の差別研究序論・覚書』,『山形大学法政論叢』第3号,1995年。

④松浦寿輝:『名誉と恍惚』,新潮社2017年版,第41頁。(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⑤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⑥Julia Kristeva. *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0.

⑦青木克仁:『ヘイト・スピーチと言論の自由』,『安田女子大学紀要』第48号,2000年。

⑧松浦寿輝,関根謙:『インタビュー 松浦寿輝 言語が守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日中戦争期の魔都上海を生きる一「名誉と恍惚」の世界』,『三田文学[第3期]』96(131),2017年秋季。

下日本政府鼓吹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的一种反思和警示。

## 二 日本:回不去的“祖国”

嘉山清的利用和背叛,以及干留吉的出卖,使芹泽丧失了工作和名誉,丧失了生活意义上的“家园”,但背后的实质是“祖国”日本对他的抛弃。同胞的歧视心理和排他性的集团意识使芹泽丧失了对祖国的归属感,丧失了精神上的“家园”。

明治政府为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主义,极力利用天皇制加强中央集权,使神格化的天皇权力绝对化。为渗透皇权思想,明治天皇颁发了一系列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军歌歌词“即使献身滚滚波涛,忠义之气毫不屈服;守护我心之铁甲舰,坚如磐石不为所破”,让每个日本军人近乎疯狂,他们“表情陶醉、振臂高歌”,“天壤无穷的皇运”等军国主义教育敕语也使人心麻木,“让悲剧加剧的,是教育国民,其生命应献给天皇这一天皇制意识形态”<sup>①</sup>。作为“政府随意征用国民的财产和国民个人身体的法案”,《国家总动员法》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日本国民施行物质和精神上的约束。

在这种皇民思想的教育下,芹泽应允军官嘉山清的请托,是其“爱国心”,“是作为一个皇民的义务这种气概”使然。可以说,对外侵略时期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帝国牺牲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身为军人的嘉山清,与萧炎彬合作密谋鸦片贩卖这等“非正义”之事,所作所为也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是作为警察官、身为皇民应尽的义务”。可见,“以制造天皇至上的独特‘伦理’秩序为目标的教育敕语已深入人心,天皇的神格化不断推进。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将天皇神格化的极权主义肆虐”<sup>②</sup>。到了全面侵华战争开启的1937年,教育敕语可以说已经毒害了几乎所有日本人,有一半朝鲜血统

的芹泽也不例外。小心谨慎、忠于天皇的芹泽,在被干留吉以“混合着一半二等国民血液的杂种的假日本人”为由出卖后,在被嘉山清以“你隐匿的最大秘密是你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恫吓和利用后,芹泽对“祖国”日本的认知和“祖国”同胞的认同已彻底丧失,“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和这种无情而血腥的现实无缘的甘美的乌托邦”。丧失“祖国”和“荣誉”的芹泽和代表“祖国”军人嘉山的决裂,在二人于国际饭店十四层的“月光餐厅”进行的激烈争执中表露无疑。芹泽持刀对嘉山的逼问充满了正义和仇恨:“你这个卑鄙的男人,把我逼迫到如此境地……,杀了你不是理所当然吗!……我曾经是一名警察,执行正义是我的职责”,“什么新生支那建设,什么东亚共荣,你一边堆砌甜言蜜语,一边分析讲解,让我完全相信了那些话——那些话完全是编造的谎言”。此时的芹泽,已经完全认清了日本侵略的本质,其对嘉山的厉声诘问让嘉山原形毕露,也使二人的对立剑拔弩张。芹泽和嘉山的对立,是“他者”与“自我”的对立,是“杂种”与“纯种”的对立,也是“文官”与“武官”的对立。作为一名文职警察,芹泽常常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用自己的方式积极思考世界形势和历史走向,“虽然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思想家和评论家,但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日本为数不少的年轻知识分子之一”。但“在政治上相争的各种势力,会无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他者’的公正”<sup>③</sup>。即便是正义凛然的知识分子,也会被代表武职的军人嘲讽、排挤和出卖,最终落魄到“名誉”不再、“正义”难施,这是文化精英地位的式微。1930年代沉浸在“大陆政策”美梦中的日本,在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下,“文化精英正让位给其他精英”<sup>④</sup>。正是这种“让位”,使日本逐渐步入侵略战争的深渊,也给周边国家和日本国民带来深重灾难。“在两个人的对立中,象征性地暴露出从明治后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沦落的命运”<sup>⑤</sup>,

①藤原彰:『沖縄戦と天皇制』,立風書房1987年版,第2頁。

②豊秀一,高橋純子:『天皇「現人神」から象徴へ』,『朝日新聞』2019年4月29日。

③井上達夫,高久潤:『「象徴」依存する日本人』,『朝日新聞』2019年5月3日。

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頁。

⑤松浦寿輝,関根謙:『インタビュー 松浦寿輝 言語が守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日中戦争期の魔都上海を生きる一「名誉と恍惚」の世界』,『三田文学[第3期]』96(131),2017年秋季。

这种沦落,无疑是天皇极权体制下武职军人势力不断膨胀造成的。

在“东亚共荣圈”的谎言下,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被美化为“保护在支同胞的安全和权益”,对中国工厂的强制占领被美化为“支那人民的福利厚生”“新生支那的建设”“最好的经营努力”。日本报纸在当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机器”,也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宣扬着“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掩盖着侵略战争的本质。无论是文职警察还是武职军人都深受军国主义教育的蛊惑,“军国主义政府的弹压政策,破坏了国内文化,在战前及战争中的精神荒野上狂热登场,阴险地趁虚而入,盲目地支配、荼毒世间青年,为了麻痹理性不断唱着狂热而煽情的信仰之歌”<sup>①</sup>。当芹泽通过翻译上海当地报纸和《纽约时报》等第三方报纸获知侵略真相后,他逐渐从麻痹中清醒,正义感和反战思想让自己的“爱国心”开始动摇,他深深体会到“对于血统浑浊的混血儿、杂种来说,归根结底是无法理解爱国心的”,而真正的“爱国心”应“是直面祖国的现实,立足现实爱国,而不是歪曲现实,像敲锣打鼓宣传广告的商家一样吹捧虚空的光荣”<sup>②</sup>。怀抱理想和“名誉”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芹泽,在亲身经历同胞的歧视、利用和背叛,亲眼目睹日军占领上海、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后,彻底明白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个体只是天皇极权下的政治牺牲品,“让我们去送死的,只是一些个人而已”<sup>③</sup>。失去“名誉”的芹泽,已经对“祖国”的欺骗、“祖国”同胞的排外思想感到深恶痛绝。他深知在扭曲的国家利益面前,自尊和名誉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彻底失去了对“祖国”的归属感和期待,“祖国”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 三 香港:舍弃“祖国”后的港湾

在被疾病折磨得意识“恍惚”之时,冯笃生将芹泽接走,安排其成为躲在自营电影放映室中的

放映技师。在萧炎彬势力衰落,冯笃生本人安全受到威胁时,冯笃生又为芹泽办理了一起逃亡香港的手续。芹泽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最终在个人名誉与国家欺骗的对立和冲突中,为生存而逃亡,而这正是“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国家与日本民众生活割裂的真实写照”<sup>④</sup>。

在战争蔓延到上海之前,芹泽在上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芹泽欣赏中国人骨子里的韧劲和顽强,也喜欢上海的繁华与活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处,生命的力量总是在不安定地汹涌流动,像迷路的孩子一样盘踞在芹泽心中的不安和疑惧,在浮上意识以前,就瞬间被这种波涛吞没、消解并散去了”。芹泽有时“心中会涌出类似乡愁一样的感觉”,“祖国”日本还是他心中的“家园”,但当他在上海受到同胞的歧视和倾轧后,芹泽“对祖国社会风俗的美好的乡愁已不存在”。日军侵占上海后,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芹泽在“打倒日本”“日本人”“小日本”“东洋人”的怒吼声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愤怒和仇恨。逐渐看清日本侵略本质的芹泽,反战思想萌发,但自己却成为“站在边界立场上的人”,“既不能投奔中国人,也没有身为日本人的自觉”<sup>⑤</sup>。也就是说,此时的芹泽,既被“祖国”日本歧视和抛弃,又无法继续在他认作第二故乡的上海生存。最终,芹泽被迫逃亡到香港这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寻求超越种族界限的归属感。在没有歧视、没有战争、“多姿多彩、极富包容性的文化氛围”<sup>⑥</sup>中,芹泽终于摆脱了“他者”身份的桎梏,重建“自我”,芹泽感觉到:“我所有应该实现的志向、自由、爱、名誉、恍惚,全部都在那儿了。”

时过境迁,战后的日本全面实行民主化改革,于 20 世纪 80 年代紧跟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时形成“日本繁荣”。1987 年,迟暮之年的芹泽重返上海,看到外滩上日本少女游客“无忧无虑的笑颜”,心中发出苦涩而讽刺的感慨,“当年的日本

①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1946·文学的考察』,講談社 2006 年版,第 142 頁。

②岩津航:『加藤周一とフランス文学——一九四〇年代後半の「理性」と民主主義』、『金沢大学歴史言語文化学系論集.言語・文学篇』第 10 号,2018 年。

③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第一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1 頁。

④陈世华:《作家呐喊与文学记忆——2017 年日本文坛回顾》,《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⑤池澤夏樹:『選評』,『中央公論』131(11),2017 年。

⑥詹伯慧:《对香港多元文化语言生活的思考》,《岭南文史》1997 年第 2 期。

军正是为了这样一个和平年代的到来死伤无数”。日本发动愚昧的侵略战争,不但没有带来“东亚共荣”,而且给周边国家和日本自身带来了深重灾难,芹泽自身便是这场侵略战争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即便最终在归属之地香港安度半生,从未放弃对自我追寻的芹泽心中的答案仍是“我就是这样一个日本人”。“对‘我’的探索一向并且将永远以悖论式的遗憾告终”<sup>①</sup>,被“祖国”、同胞抛弃的芹泽虽已寻得人生归属地香港,但其身体和意识仍被“祖国”深深束缚,有时还将日语的音、汉字和假名混用。当下的和平未能抚平战争的创伤,而香港赋予芹泽的归属感也未能抹去早已被军国主义教育荼毒的“日本人意识”。这种荼毒,来源于日本曾经实施,如今又重提,以“道德教育”之名实施的军国主义教育。

### 结语

20世纪30年代,在多元文化融合的上海租界内,“人种差别”成为租界内的特点之一。即使是同样来自日本的芹泽,也因其一半朝鲜血统而受到同胞的歧视而遭到排挤与倾轧,并最终被“祖国”日本以及同胞抛弃,彻底丧失了生活和精神上的“家园”。芹泽最终逃亡香港,并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名誉与恍惚》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同时又充满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当下日本政府右倾思想警告的寓意。“一个成功的文学形式,应是‘情节’‘理智’和‘时代精神’三者的结合。”<sup>②</sup>作品通过还原故事背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以类似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通过主人公芹泽逐渐成长起来的反战思想,将作者在其长篇评论《明治的表象空间》中反思日本走向侵略战争的背景和原因的主题以小说的形式延续,以芹泽的命运“理智”地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任何思考有无价值,端看它能从痛苦中汲取多少教训”<sup>③</sup>。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作品中朝

鲜、上海和香港三个表象空间,对当下日本政府急剧右倾的“时代精神”进行了深刻警示。

战后初期,日本开始规范和限制鼓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言论,但进入1950年代以后,再次出现了以福田恒存为首的保守派鼓吹“纯种论”思想。即使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日本单一民族神话所形成的原生的、无意识的歧视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近年来,针对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以及中国人的“仇恨言论”“仇恨犯罪”问题再次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2005年山野车轮创作的歧视性漫画《嫌韩流》在日畅销120万部即为日本社会歧视心理的表现。这种国家主义的兴起,与政府推进的右倾思想紧密关联。战前“打破文官统治,军队开始失去控制,立宪君主制这种政治制度变得不再发挥作用,最终进入了无谋的战争”<sup>④</sup>,作品中文职警察芹泽人生的落魄,也是文职让位于武职的当代隐喻。2015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废除了“文官统制”,文官与武官将以同等地位辅佐防卫大臣,从而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文官统制”制度。同年,日本众议院会议表决通过了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套、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系列安保法案,并提出将修改放弃发动战争权力的宪法第九条作为日本政府今后特别重要的项目,这为日本重新发动战争提供了法律保障。作品中搜查芹泽住宅时的罪名是“违反《特定秘密保护法》《治安维持法》,涉嫌受贿罪”,这些曾经给周边国家和日本国民带来重大灾难的法律的重新复活,不能不让人警惕。正如高津祐典采访大江健三郎时大江担忧的那样,“战后100年以后,日本是否又会同明治宪法一样将天皇‘神化’来统一国家呢?这种担心在现在看来虽仍未发生,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sup>⑤</sup>。“作为作家,勾连起现实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性,为现实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寻找历史逻辑和根源,是不容推辞的使命。”<sup>⑥</sup>松浦寿辉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②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③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第二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

④松浦寿辉,関根謙:『インタビュー 松浦寿輝 言語が守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日中戦争期の魔都上海を生きる——「名誉と恍惚」の世界』,『三田文学[第3期]』96(131),2017年秋季。

⑤高津祐典:『加藤周一さんの思い 後世に』,『朝日新聞』2016年5月11日第31版。

⑥王卓:《〈上帝帮助孩子〉中的肤色隐喻与美国后种族时代神话》,《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

在《名誉与恍惚》中既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下的社会国家主义思潮回流,对日本政府重启右倾政  
种族歧视问题,又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预感日本策提出了警示。

## “Motherland” : The Loss of Protagonist’s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gre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Hisaki Matsuura’s *Meiyo to Kokotsu*

CHEN Shi-hua & LIU Tian-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Hisaki Matsuura’s *Meiyo to Kokotsu* depicts the story of Ichirou Serizawa, a Japanese police officer of Japan’s Ministry of Works stationed in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He was exploited and betrayed by his colleagues in the Japanese army and police station due to his half North Korean ancestry and anti-war thoughts during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ving suffered from the exclusion and persecution by the compatriots of his motherland, Serizawa completely lost his sense of belonging to his motherland, Japan, meanwhile h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deceptive nature of militarists’ education and the barbarity of their acts during the war. Finally, his awak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made him get rid of his identity of “the other”, then reconstructed himself in Hong Kong, a multicultural city as well as a place to belong for him.

**Key words:** Hisaki Matsuura; *Meiyo to Kokotsu*; discrimination; aggression

(责任校对 游星雅)